

影子山庄

(香港) 岑凯伦



(香港) 岑凯伦

影子山庄

作家出版社

影子山庄

作者：岑凯伦

责任编辑：王 忻

责任校对：华 沙 李超英

装帧设计：张晓光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69千

印张 8.125 插页： 2

版次：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 7-5063-0317-5/I·316

定价：3.2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内 容 提 要

把醉心的泪留在影子山庄，把破碎的笑留在影子山庄。在一个假戏真演的世界里，女人的命运，就象影子山庄一样变幻莫测而不可捉摸。谁之罪？这里的人们都戴着假面具，唯有夏之蕾真实地生活存在着。结果，她的善良、她的真诚，连同她的青春一起，被一种残忍的微笑碾得粉碎！



夏之蕾跑下地下铁人口的楼梯，便看见狄康在那儿等候着。

狄康差不多每天都等候夏之蕾一起乘地下铁回家。

“看样子你今天一定考得很好！”在车厢里，他们都握着扶手。狄康凝望着夏之蕾，他好喜欢她斯文秀气的样子。

“如果中国文学和英文拿不到A，别的就没有指望了。”夏之蕾皱一皱眉，“我最怕写评论，老师说我专门评好不评坏，但在我眼中，那些诗和文章都是很好的。”

“一个C也算不了什么。”狄康安慰她，他怕夏之蕾不开心。

“影响可大了，如果每年我不是都有个C挡着，中学会考我早就做了女状元。”

“你又不在于这些。”

“妈在乎，她已经没有别的希望，都靠我。两年前我做不成女状元，她也受了许多闲气和冷嘲热讽。”

“不开心的事别说了，今天考完试应该轻松一下，今晚

我们九点半看一场好不好？”

“今晚不行，明天大弟要测验历史，我要替他温习，看样子今晚又要陪他开夜车。”夏之蕾想了想，“后天，后天爸爸和亚姨有应酬，应该空闲些。”

“九点我在快餐店等你！”

车已到站，他们步出车厢。

由地下铁出来，不远便是市场，狄康陪夏之蕾买了菜，送她到大厦门口才离去。

夏之蕾把东西全放在门口，正用钥匙开门时，已经听到由里面传出来的嘈吵声：小弟的吉他声、咪咪掷东西、宝宝放声大哭。

夏之蕾进去，把刚买回来的冰条给咪咪、宝宝各一支，她们便静下来了。

再到大弟和小弟的房间送冰条，只看见小弟一个人在弹吉他。

“功课做好了没有？”

他吃着冰条指了指桌面。

“我煮好饭替你……”

“知道了，唠叨！”小弟盯她一眼。

“妈！”夏之蕾把菜拿到厨房，蕾妈正在煲汤，“我买了个出炉蛋挞，你先吃了吧！”

“你呢？”蕾妈是个很弱小、四十来岁的妇人。

“我已经吃了个鸡尾包。今天的菜芯很贵。”夏之蕾回工人房换下校服，便到厨房，母女俩合力烧菜煮饭。这时候她才记起，回家后一直没有见过大弟，他的冰条还在冰箱。

她走到弟弟的房间问小弟：“大弟呢？”

“大弟呢？”小弟仍在弹吉他。

“他下课后回来过没有？”

“他下课后回来过没有？”

“他是不是和他的朋友又去了台球室打台球？”

“他是不是和他的朋友又去了台球室打台球？”

“不要我说一句，你学一句。”弟弟向来不尊重她，与她作对，她也受惯了，“他明天要测验，我现在便要和他温习。他去了哪儿，你告诉我！”

“好笑，我怎知道他去了哪儿？你又没有付钱托我二十四小时监视他。你凭什么来烦我？”

“他不是外人，是你大哥。他已经重读一年，非加倍努力不可，难道你一点也不关心他？”

“若大哥再留级，妈咪自然会惩罚你，总之与我无关。”他继续弹吉他唱歌。

夏之蕾没有办法，把他的功课拿过去检查：“这道文字题你计错了。”

小弟抿一抿嘴。

“我已经替你列好方程式，改好了再给我看一次！”

“得啦，烦死人。”

之蕾走出房间，大弟刚由外面回来，一脸的汗。

“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？下课后又去了哪儿？”之蕾追着他问。

他走进厨房，拿了罐汽水，大口大口地喝。

“你知道不知道明天要测验历史？”

“知道！”他用手背揩了揩汗，“我不就赶回来了吗？”

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大少爷，都快吃晚饭了。历史生字多，你起码有一半生字默不出来，念熟了课本也没有用。”

“今晚大不了开晚夜车。”他满不在乎，还跟之蕾开玩笑，“你男朋友有没有告诉你，你生气的样子不好看？”

“别胡说，我哪来的男朋友……”

“大弟，”一个四十不到，穿套装裙的女人走进来，“我一进门就听见你嘻嘻哈哈，你明天不是要测验吗？书都温好了？”

“妈咪，我……”大弟吐了吐舌头。

另一个五十左右的男人跟进来：“你看他衣服还没有换，多半是比我们早十分钟回家。”

“你下课后去了哪里？”她指着儿子的头，“我警告你不得在外交朋结友，特别是交女朋友，若我知道你阳奉阴违，我敲穿你的头。亚蕾，你是姐姐，在家的时间又比较多，你应该以身作则，关心和管教弟妹。”

“亚姨，其实我……”

“你已尽了力是不是？如果你肯多放点时间在家里，弟妹们成绩应该和你一样，科科AB。算了！”她一摆手，“开饭！”

蕾妈已替咪咪和宝宝洗好澡出来，母女俩便急忙开台开饭。

夏之蕾在家里，永远吃力不讨好，郁了一肚子气，也不容易找人倾诉。

她以前有个要好的同学，她有空就到同学家玩。有一天，同学要求到她家，她拒绝了，同学以为不受欢迎，便疏远她，

以后她也不敢随便交朋友。

她家不单是复杂，而且，她和她妈在家里又完全没有地位尊严，她怎能带同学回家？

狄康是她唯一倾诉的对象。

因为狄康妈妈和蕾妈是童年好友，他们的家事，狄家也了解。况且狄康对夏之蕾早有爱意，因此十分关心她。

这天，亚姨把丈夫子女带回娘家，夏之蕾母女也有空到狄家吃饭。

狄家一家三口，狄爸爸和狄妈妈都是教师，狄康是他们独生子。一家人十分和洽快乐。

蕾妈一到狄家，总会羡慕地说：“看见你们一家人真幸福，彼此互相关怀、爱护。”

狄妈妈就由心坎直笑：“将来加进你和蕾蕾，我们家就更快乐、圆满。”

狄康发出会心的微笑。

夏之蕾也会粉脸绯红。

狄妈妈和狄爸爸十分疼爱之蕾，早就把她看做儿媳妇。

蕾妈何尝不爱狄康，狄康教养好，人敦厚善良，更有一副好相貌：皮肤白、五官清秀。

蕾妈十分重视未来女婿的外表，第一，由于夏之蕾天生丽质，有苏州美女的优良传统，一般的男孩子配不起她。第二，蕾妈深爱夏松生，依依不舍，也是因为他年轻时貌若潘安，如今快五十岁的人，仍然很有男性魅力。

蕾妈对狄康内外都满意，他的确是个好男孩。虽然，他不是什么富家子弟、名流公子，但是，他也有个小康之家。

狄家住的房子，是狄康祖父送的自置物业，狄爸爸和狄妈妈都有工作有人息，就只有狄康这么一个儿子，因此生活也算充裕。由于狄妈妈要上班，便请了个钟点佣人帮忙家务。

狄妈妈告诉过蕾妈：“等康儿会做事赚钱，我们请个菲佣，你和蕾蕾就不用操劳了！”

又确保夏之蕾嫁到狄家可以做少奶奶，蕾妈还有什么不满意？

夏之蕾坐在露台的藤椅上看着月亮，狄康拿了只杯走出来。

“你喜欢的香片。”他把杯送到她手上。

“谢谢！”

“今晚吃得饱吗？”狄康在她旁边的藤椅上坐下来。

“又饱又好。只有到你家的那一天，才是我的好运日，可以享受半天。”夏之蕾呷口茶轻叹，“平时在家，一面喂宝宝吃饭，一面还要替弟妹、父母、亚姨盛饭，等各人都安顿了，自己才能匆匆把饭菜塞进肚里，马上又要帮妈洗碗，跟着是自己做功课、替弟妹补习。哪有象你家好，吃饱饭在露台乘凉，还可以喝到香喷喷的茶！”

“爸爸妈妈早就跟你妈说，请你们搬到这儿来住。这儿两厅三房，总空着个房间，不住白放着，多可惜？”

“我们没理由要狄家供养。那房间你祖父指定留给你将来的子女，是婴儿房不是客房。”

狄康看着夏之蕾，说话甜丝丝：“我们不会那么早结婚的，是不是？等有了孩子，说不定我们已经买了另一间面积较大的房子。暂时你和你妈住进去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我妈也不会答应。”夏之蕾摇一下头。去年亚姨把一只钻戒乱放，硬说蕾妈拿了，蕾妈为此事哭了好几天，后来亚姨在一只高跟鞋内找回。她不但没有向蕾妈道歉，还说蕾妈畏罪把钻戒放回去，夏之蕾实在已忍无可忍，再加上狄家三口怂恿、支持，夏之蕾对夏松生表明态度，要和母亲搬出去。第二天夏松生带着蕾妈去餐室吃一个酥皮蛋挞、一杯奶茶，蕾妈回家便开开心心地做家务，绝口不提搬到狄家去。

“夏伯伯对你妈还有情义？”

“还会有什么情义，平时眼角不看妈妈。”夏之蕾冷笑，“那是亚姨的意思，如果妈走了，就等于走了个佣人，以后谁侍候他们一家六口？”

“其实，夏伯伯开公司的，绝对有能力请非佣。”

“是呀！请两三个都可以，但是，请一个非佣也要两千三。但我妈每月零用钱只有两百。”

“两百元有什么用？真刻薄！一定又是你亚姨的主意。”狄康忿忿不平，“其实你妈可以和她讲道理。”

“讲道理！我妈善良、忍耐又眼浅，被亚姨骂上第五句她就哭了，一哭便什么也说不上来，然后爸走过去埋怨妈：‘为什么总是弄到鸡犬不宁。一点也不体谅我？’妈就立刻噙住眼泪回工人房去，任凭亚姨数落她，她也不敢回嘴。”

“怪不得有说：人善被人欺。”狄康替夏之蕾接过空杯子放好。他们靠在露台的藤椅上，那儿可以清楚看到星星和月亮。

“我希望有钱请个佣人代替妈，让妈舒舒服服地过些日子，吃饱饭象现在那样一边喝茶、一边看电视。她好惨，每天做完工作，‘欢乐今宵’差不多也完了，唉！我每月有二千

三就好。”

“之蕾，你知道我祖父很富有，只要我向他要，二三千绝不是问题。”

“不要！”夏之蕾按着他的手臂，“不能让你做你不喜欢的事。”

狄康用另一只手盖住她的手背轻轻拍了拍：“为了你，我什么事都愿意！”

狄康的祖父的确有财有势，但由于痛恨狄康的爸爸教书而不肯跟他做生意，少了一个助手，又反对儿子娶一个小家碧玉为妻(他原已找到了门当户对的亲家)，狄爸爸是被父亲驱逐离家，才和狄妈妈两人组织小家庭，此后彼此不相往来。后来狄康出世、长大……狄康在祖父十个男孙当中出类拔萃，也最得祖父欢心，每逢假日，祖父会派司机接狄康到别墅玩耍，甚至留宿。狄康十八岁那年，祖父送了这间房子做孙儿的生日礼物。祖父送的，狄家都收下(拒绝被视为大逆不道)，但狄康从不会主动向祖父要一毛钱。

“妈还挨得住，而且这些事情应该由我想办法。”

“等我大学毕业经济独立，一切就不同了！”狄康和夏之蕾相视一笑。

“之蕾，”蕾妈走出来，“我先回去，出门晒了衫，回去还有许多工作，你和康儿多聊一会。”

“妈，我和你一起走。”夏之蕾转望住狄康，“要收衫、折衫、熨衫……妈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。”

“好吧，我送你们回去，”到客厅，他指了指，“等我一会儿，很快！”

“康儿跑得多快，他到厨房干什么？”蕾妈看着未来女婿眯眯笑。

“还用说，一定和之蕾有关。”狄妈妈也是一脸的笑意，“他最疼、最紧张的人就是之蕾。”

“狄妈妈不要这样说！”之蕾又脸红了，“其实狄康最爱狄妈妈，排第二的就是狄爸爸了。”

“两种爱是不相同的，以为我和狄妈妈会吃醋？不会。”狄爸爸点了点头，“你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孩子，别说康儿，我们俩老也非常喜欢你。”

“四十几岁就说老？”三个长辈令之蕾更满脸羞红。

“来了！”狄康手上拿只纸盒，走到之蕾面前，“你喜欢吃的芋泥饼。”

“哎！我都忘了！”狄妈妈拍一下前额，“幸而康儿记性好……”

蕾妈总会走前几步，让两个年轻人多聊聊、多聚聚。

狄康突然记起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：“后天你可以到那儿替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补习，条件都说好了。”

“谢谢！”之蕾小心把纸条装好，“可不可以请你的同学替我多找一份家教？”

狄康中学时期的几个同学，开了一间补习社。

“一份已经够辛苦了，还要做家教。”狄康怜惜地说。

“大弟他们放假后，我空闲的时间就多了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总之赶得及买菜回家就行。”

“你每年都只是找一份补习。”狄康是希望夏之蕾留一点时间陪他。

“今年不同，万一大学肯收我，我需要储钱交学费。”

“你不是说，你亚姨反对你念大学？”

“两年前中学会考一放榜，她就要我回公司帮手，后来不是任由我继续升学？她是一直反对我念大学，但万一她又不管呢？我得有个准备，不能错失良机。帮帮忙嘛！”

“举手之劳，我一定为你办妥。”

到夏家，蕾妈开了门，到处一看，便说：“他们还没有回来呢！康儿，进来坐一会儿！”

狄康望住之蕾，之蕾摇一下头，他便说：“他们也快回来了，小弟看见我，又会对之蕾说一些令她难堪的话，我还是先回去，改天有机会再来坐。”

之蕾一边接过盒子放下，一边说：“我送你！”

她陪他到电梯，彼此交换眼神、微笑，电梯来了，狄康拉拉她的手才进电梯去。

之蕾每次回家，未开门便听到吵闹声，因为她的四个弟妹永远静不下来，不是争吵、打骂，便是哭喊。

但这次却加入蕾妈的叫声，之蕾把门猛力推开，看见蕾妈蹲躲在墙角，双手抱头护着，小弟举起吉他正要拍打她的头。

“小弟！”之蕾一声尖叫，扔下手中的饭菜，飞扑过去用身体挡住母亲，“你干什么？会打死人的，你想要妈的命？”

“我打她，她该打，谁叫她弄坏了我的吉他。”他冲动得象个牛仔。

之蕾回头看蕾妈，蕾妈呜呜咽咽：“今天的工作比较清闲一点，因为你爸和亚姨不回来吃饭，我不用煲汤，我便利用

空闲，到他们房间，替他们哥儿俩收拾东西，谁知道，一不小心把小弟的吉他推落在地上。我不是有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……”

“不管怎样，妈的出发点是为你好，你怎可以这样对她？她是你大妈呀！”

“我不管她是谁，吉他是我的命根子，谁碰坏它，我便要跟她拚命！”

“把吉他给我，我替你拿去修理。”

“修理，”小弟把吉他掷在地上，“破了怎样修理？”

刚才吉他有没有破，之蕾没看清楚，但小弟这么一掷，吉他肯定破了。

小弟拿起破吉他又要向蕾妈掷过去，之蕾忙按住他：“别这样，我们赔你一个新的。”

“随便还我个吉他我不会要，除非和这个一模一样，可是，你们赔得起吗？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我今年生日妈咪送给我的，一千二百元，你还我一千二百！”

“一千二？哪有这么贵？”

“还有更贵的呢！看你土头土脑，根本不懂乐器！”小弟指住蕾妈恐吓，“你不赔偿我就打你，看谁可以每天保护你二十四小时。”

蕾妈呜呜地哭。

之蕾要去替人补习，要去买菜，的确无法每分钟保护母亲，而小弟蛮不讲理性格又凶恶，为了母亲，之蕾只好妥

协：“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还你一千二。”

“一点是多少？一年？给你们一个星期，迟一天我就打她，嘿！”

之蕾扶起母亲，边问：“他有没有用吉他打过你！”

“你刚好回来，他没有打着，他只是把我推倒地上。”

“你上床躺一会儿，今晚我烧饭。”

“但哪有一千二百元……”

“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想办法。”

“又要康儿帮忙？”

“不，怎可以老受狄家恩惠？别急，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。以后你有空便睡午觉，不要再碰他们的东西，恩将仇报！”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很快便一个星期。

这天亚姨去打牌，应酬几个太太，之蕾便拉了母亲去找父亲要钱。

“我哪有那么多钱？”夏松生对之蕾母女，永远是“有求不应”，他还指着发妻，“你真是笨蛋，越帮越忙，怎会弄破小弟的东西？你不是不知道宝珍把四个孩子当心肝，尤其是小弟。”

“松生，是我疏忽，不小心，但我不是有意的。”

“爸，你给我们钱吧！否则，小弟会打死妈妈。”

“给钱？一千二，我哪有一千二？一百二十差不多。放心，小弟还是小孩，他不会狠心打死人，让他打打，泄了气就没事了。”

“那天他用吉他迎头打妈，这样会打死人，看样子我和

妈要到狄家住一两个月，等小弟忘记这件事才回来。”

“去狄家，这儿的大小家务谁来做？”

“爸，妈嫁你，不是要侍候你另一个太太和几个儿女，你还是请个女佣吧！”之蕾脾气好，换了另一个女儿，碰上这样没良心的父亲，一定会骂他一顿。

“你妈不会去狄家，她说过永远跟着我。”夏松生拉了拉发妻，一副无赖相，“是不是？啊？”

“妈！”之蕾和母亲早已约法三章。

“我好怕小弟，力大又野蛮，不还钱他会打死我。”蕾妈望了望女儿，“反正狄家邀请，我想去住几个月。”

“几个月？半月也不行，不准去。”

“爸，你就想办法救救妈，明天再不赔吉他钱，小弟就会打妈妈。”

第二天费宝珍臭骂了蕾妈一顿，然后亲自带小弟去买了个新吉他。

小弟的确没有再打蕾妈，但费宝珍的话就多了，特别是晚上同桌吃饭，她总会说些难听刻薄话打击蕾妈，蕾妈常会噙着眼泪吃白饭，连菜也不敢夹。

之蕾看着，痛在心里。

她常恨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强硬些，凶恶些，对抗亚姨和异母弟妹；但她本性温顺，凶也凶不到哪里去。而且，每次之蕾挺身维护母亲，亚姨就更加倍为难蕾妈。

之蕾又买了蛋挞回家，到处都找不到母亲：“妈，妈……”